

来自日本人民的反思和歉意，这本书，我们等了70年

日本人口述 “二战”史

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

[美] 田谷治子 (Haruko Taya Cook)
西奥多·F·库克(Theodore F. Cook) 著
小小冰人 潘丽君 易 伊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日本人口述“二战”史

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

〔美〕 田谷治子 (Haruko Taya Cook) ◎著
西奥多·F. 库克 (Theodore F. Cook)

小小冰人 潘丽君 易 伊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版贸核渝字(2016)第066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 / (美) 田谷治子, (美) 西奥多·F·库克著；

小小冰人等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7 (2018.4重印)

书名原文: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ISBN 978-7-229-11330-8

I. ①日… II. ①田… ②西… ③小…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日本 IV. ①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2769号

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

RIBENREN KOUSHU "ERZHAN" SHI ; YIBU RIBEN PINGMIN QINLIZHE DE ZHANZHENG FANSILU

〔美〕田谷治子 西奥多·F. 库克 著

小小冰人 潘丽君 易 伊 译

策 划：中咨海派·重庆出版集团科技分社

执行策划：黄河桂林

责任编辑：吴向阳 张立武 赖义羨

特约编辑：王爱萍 乔明邦 梁桂芳

责任校对：郑小石

版式设计：张英 胡小瑜

封面设计: WONDERLAND Book design
电话: 00-344581804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9 字数: 462千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229-11330-8

定价：6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资出版社) 授权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傅高义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作者

《日本人口述“二战”史》是一部资料翔实、研究细致、全面，描写生动、发人深省的作品。

斯特兹·特克尔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

——这本荡气回肠的书就像是一幅肖像画，把战争的疯狂展现得淋漓尽致，恐怕就连戈雅也画不出这么生动的画。

马里厄斯·B. 詹森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

自此以后，没有谁在思索、写作或者讲授太平洋战争的那段历史时，可以不参考库克夫妇所著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

曹景行

资深媒体人、著名时事评论员

《日本人口述“二战”史》是一本我期待已久的作品。前不久日本发生熊本大地震，也由此想到，熊本这么美丽，熊本熊这么可爱，熊本人今天仍然质朴，但当年施行南京大屠杀的主力也来自熊本，为什么？本书中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和答案。

做这样的口述历史极为困难，许多人不愿谈，因为他们本身就抗拒历史曾发生的丑陋，极力想要回避。但我们不能逃避，所以一定要曝光尽可能多的历史记录，包括口述历史。有了无法抹杀的史实纪录，我们才有对历史问题的发言权。

朱克奇

深圳卫视《决胜制高点》节目主持人

平民对于战争的体验，是历史记忆中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不重要。这种体验深刻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并且构成这个民族面对下一次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的潜意识基础。

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口述“二战”史》对于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一部历史纪录，也是一面折射未来的镜子。未来未必是历史的重演，但必须从心路中寻觅新路。

翟 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口述史能有效帮助后人重返过去，体验先人的思想、认识、观念和情感的痛苦经历，加深理解文献资料所无法记载的鲜活、丰富

和饱满的历史生活的样态。且因口述史往往涉及的不是那些“宏大”领域的诸问题，而是普通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所以重视口述史的知识价值，恰恰正是我们科学认知和反思战争历史的多样性、叠层性及复杂性的重要路径……总体给人的印象是，本书的确展示了当时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日本）口述者的真实想法。

《纽约时报书评》

《日本人口述“二战”史》所述所思均是铿锵有力、振聋发聩、骇人听闻的，亲历者们在书中敞开心扉，真诚吐露往事，共同揭露真相……实为一部难得的佳作。

《科克斯书评》

《日本人口述“二战”史》是一部令人深信不疑的口述史。

《费城问询报》

《日本人口述“二战”史》是一本关于“二战”的重要图书。

《旧金山纪事报》

《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书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洞察战时人们行为的极其混乱的复杂性。

日本为何从不反思“二战”

日本在其最近卷入的一场战争中，彻底溃败。这场冲突持续了若干年，席卷世界上众多的国家，约有 300 万日本人因此丧生。战火波及的范围极广，从夏威夷到印度，从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几乎无一幸免；在中国、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等各大战区，有不计其数的生命逝去，百姓苦不堪言；战争还给世界上无数军人和平民家庭造成了永远难以抚平的伤痛。

然而，日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我们对此又了解多少？长期以来，日本被笼统地视为一个狂热的参战国，日本民众个体的战时经历，似乎从未从这个好战民族的集体群像中被剥离出来仔细探究。在日本士兵、水手、工人、农妇、女工和学生眼中，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他们是如何度过硝烟弥漫的战时岁月，是怎样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从这场灾难中他们又学到了什么？诚然，时至今日，在探讨亚洲“二战”史的议题上，美国视角中几乎从来都缺少对“日本想法”的考量，日本人民如何看待这场战争这一角度也基本缺失。穿行于日本的大街小巷，你不难感受到日本国民身上涌动着仇恨战争的强烈情绪，他们坚信这场战争不应该打响。然而，极少有人愿意去反思或细究为什么半个多世纪前，日本会成为这场全球性冲突的中心之一。

事实上，在研究日本战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在那些受访的亲历者们看来，这场战争就如同躲不开的天灾，是“不可抗力地落到”

他们身上的，而不是由他们“造成”的。不少受访者正好在青葱岁月赶上那段非常时期，我们敏锐地察觉到，他们的言谈举止间无不透露出这样一个强烈的讯息：希望有某种叙事方式，来帮助他们永久记录那段激情燃烧的战时岁月；然而事与愿违，斯人难免落寞。如今，依然还没有现成的叙事框架能让这些走过战争年代的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他们的个人经历分享给公众。然而，我们始终坚信，对这场战争的研究，绝不能缺少日本人民战时生活这一要素。掩卷沉思，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究竟应该如何寻找突破口？

尘封的罪证

忽然，一名男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当今日本人在回忆起“二战”时的纠结心态。时值1989年，我们在文献资料中发现了一条线索。资料显示，有一名日本男子的两位兄长都在“二战”中丧生，而这名男子当时还生活在日本中部的一个小山村，于是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后来的结果表明，我们的一时兴起，收获了丰厚的回报。

我们找到了那名男子的家。那是一间简陋的农舍，低调地隐藏在山边一片古树林中。男子出来招呼我们，他大约五十出头，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把我们迎进了屋。他非常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但有些紧张，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最后，话题首先锁定他的大哥。他大哥于1937年10月阵亡，也就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标志的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当时，”他说道，“在战场上阵亡的人还不是很多，村里人向我们深表同情。大哥被誉为‘军中英雄’，他的灵位被安置到靖国神社，我父母还专程为此去了一趟东京。国家对烈士家属给予了优厚照顾，因此许多人觉得他们的孩子能在战争中阵亡，是份难得的家族荣耀。”

农舍的主人，也就是招呼我们的这名男子，家有五个兄弟。他排行老三，他二哥于1942年加入海军。“那年，我刚好上小学。二哥参军入伍时，爸妈因为大哥的死，特别担忧二哥的安危。尽管家里经济拮据，但他们还是狠心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都关注新闻。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二哥到底去了哪个战场。记得阿图岛、塔拉瓦和塞班岛等战役中，发生日军‘玉碎’事件^①时，父亲就会郁郁寡欢一整天。事实上，二哥是在1944年的特鲁克岛战役中阵亡的。”

^①“二战”后期，日本军队以“玉碎”来代称守军全体阵亡的情况。

说到这里，主人走进另一个房间，不一会儿又马上回来，手里拿着一扎用藤条仔细捆着的卡片和信件。他小心翼翼地里面挑出一张给我们看：“这是二哥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张卡片，上面是他的遗言：‘能像樱花一样坠落，献身沙场，是我此生夙愿。我的兄弟个个从戎，都为家族增添了荣耀。’”说到这里，主人突然顿住了，两边肩膀收紧，开始痛苦地抽搐。他泣不成声，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滴到他那双紧紧拽着膝盖的手上。过了一会儿，他强忍住泪水，哽咽说道：“战争结束那天，我父母不禁号啕大哭、悲痛欲绝。‘我们的两个儿子就这么白白送命了！’可后来，父亲一直没有埋怨过国家，也从来没有指责军国主义。他只是逢人便说，自己有一对好儿子。”

这时，主人开始给我们沏茶。显然，他比之前放松了些。他好像想起了什么，然后问我们想不想看看他大哥的遗物。我们跟着主人走进一间房，里面放着一张榻榻米。房间的一面墙上挂着不少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是一名戴着毛皮帽子的年轻士兵，正骄傲地展示着自己上等兵的荣誉徽章；旁边一张照片是一名海员，帽檐上镶着日本“太刀风”级驱逐舰的番号。紧挨这两张照片的是两张相对较新的遗像，相片中是两张苍老的脸，布满皱纹，正是他们的父母。主人从里屋出来，手上捧着一个硕大的长方形紫藤木盒子。盒子上印着粗体“遗物盒”。里面有一份关于他大哥阵亡情况的官方说明，和一张精确标注着他大哥最后活动地点的地图，上面盖着军队长官印章。地图下面放着“千人针”^①，据说可以躲避子弹，这是妹妹在大哥前往中国参战时亲手为他缝制的。然后，主人向我们比画着千人针的制作方法及效用。

盒子最底部是一本厚重的相册。封面上考究的浮雕刻字彰显出其尊贵的来历。这是他大哥所在的部队（即日军第35步兵联队）颁发的纪念相册。曾驻扎中国东北。按照惯例，相册的前几页依次是日本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肖像、大日本帝国的地标、破烂不堪的联队旗、日军驻中国伪满洲国军队各级军官头像、所在步兵联队指挥官的照片，接下来是朝气蓬勃、稚气未脱的年轻士兵。相片记录了他们首次出征海外——登陆旅顺港附近的大连时的情形，拍摄地点是日俄战争阵亡日军将士纪念碑前。

相册的最后几页留白，以便士兵根据自己的意愿添加照片。眼前这本相册的后几页贴了不少照片。有几张就是我们身后那面墙上的年轻人的生活照，

^①日本一种送给临行士兵的礼物，长约1米，上面由1000个女人每人缝制一针。日本女性在家中士兵临时献上千人针，希望能够保佑士兵武运长久，在战场上获得幸运的垂青。

当然还有这名年轻士兵与朋友或战友的合影。有几张中国妇女裹小脚的照片，有几张中国东北的野外的风景照。还有一张看起来比较正式，题词为《清剿行动纪念照》，照片上的士兵穿着战斗服整装待发，后面还附着展示“匪徒”悲惨下场的画面。显然，他大哥参加了这次“剿匪”行动。有一张照片上有三颗人头，其中一颗瞪大双眼，被横放在篱笆上；还有一张照片是一名士兵揪着一名俘虏的头发，俘虏的脸正对着相机镜头；另外一张照片上的中国人，双手被反绑着任人处置，照片底下写着一行字：“此人命悬一线。”相册最后几页的照片，是家人参加他大哥葬礼时拍的，当时他大哥的遗骸刚从中国被运送回来，村里为这名战死沙场的士兵举行了隆重的丧葬仪式。

主人一边合上相册，一边转过头平静而又焦灼地对治子说：“这个盒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等我死后，就没有人保管这些东西了。我的其他几个兄弟都英年早逝，儿女也离开村子去大城市打拼了。我知道，他们再也不会回这里来。这些年，为了保管好大哥的遗物，我总时不时把盒子拿出来晒一晒，通风透气。”他接着又说道，“大哥要是在天有灵，知道你们看了他的遗物，一定会非常开心。但请你们千万别把我们的名字与那些惨绝人寰的照片联系在一起，那只不过是形势所迫，是在战争时期，并不像今天。我想，如今的和平就是用当初的鲜血换来的。”

在走访日本的这些年，那只盒子及里面存放的物品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它们代表着那场战争，代表了那场战争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那名男子用生命守护的盒子，存放着关于他崇敬的兄长的所有记忆，也存放着那场战争的所有罪证；他对兄长的爱与战争暴行交织在一起，隐匿心间，不为人知；他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们整个家族都羞于承认的罪行。盒子里如实保存着那个时代日本年轻士兵的自画像，他们走上战场，在那段非凡岁月中履行着国家、社会赋予的使命，尽着他们自认为应尽的职责。当农舍的主人每年把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通风透气之时，他却拒绝将这些物品的意义公之于众。可如果我们不能开诚布公地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保存这些记忆又有何意义？

寻找战争亲历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向本国民众发布《终战诏书》。此后，日本官方将每年的8月15日定为“战争终结日”。这一天

虽非日本法定假日，但每到这天，平日里用来举办音乐会、职业摔跤比赛和武术比赛的日本东京武道馆会骤然转变成公祭场所，用于“祭奠‘二战’日本阵亡将士”。当天，日本首相、各级政要、地方官员以及阵亡将士家属代表都将受邀参加典礼，他们坐在特邀嘉宾席与其他数千名宾客一起，面向黄白菊花，悼念逝者。广播和电视同步直播天皇的简短致辞。正午时分，人们集体默哀致敬。这个简短的仪式，不带有任何宗教意味。

尽管政府高层都出席了这个活动，但从不探讨战争爆发的根源，对战争过程、付出的代价、造成的后果也避而不谈。祭奠仪式上，没有荡气回肠的演讲来缅怀那些为日本民族利益献出生命的英雄儿女，没有任何真诚的言语来纪念逝者的勇敢、慰藉饱经战乱之苦的人们。对于日本给亚太地区造成的深重灾难，日本政府没有表达出任何歉意或内疚，而且似乎也从没有人觉得这有何不妥之处。在一片神圣庄严的气氛中，这场悼念逝者的仪式悄无声息地肯定了参战者的行为。东京武道馆里挤满了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们，还有应邀前来的阵亡将士家属。然而，死难者为何战死沙场？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他们的生命？没有人在这个场合中提出此类问题。长此以往，旁观者根本没办法了解死难者家属想要吐露的心声。然而，随着这一年度活动的持续开展，我们始终对他们的故事满怀好奇。像很多人一样，我们愿意驻足，围观这个仪式，或者至少会关注晚间新闻对此事的报道。

这个官方仪式，显得诡异且空洞无意义。这场失败的战争似乎无法通过这样的举动在公众记忆中引起共鸣。事实上，如今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在1945年8月15日之后出生，对于他们而言，悼念战争死难者无非就是例行的应季活动，仅意味着酷暑到来，就好比蝉鸣或者鱼贩的沿街叫卖声。然而，对于我们而言，这个秘而不宣、一开始似乎是个禁忌话题的仪式却显得那样富有魅力，尤其是当我们决定从日本视角来完成一部有关太平洋战争的口述历史的时候。我们很想了解战争死难者的妻子、兄弟、姐妹或者还有幸健在的父母双亲、姨姑叔伯的近况，倾听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口中的那些在半个世纪前就失去生命的阵亡将士们的故事。我们渴望亲耳聆听他们讲述战争岁月，而不希望亲历者们的故事永远埋没于历史尘埃中。

那么，有可能接触到这群人吗？如何才能找到他们的下落？应该从哪里着手？假设我们成功找到他们，会有人真心愿意说出他们的故事吗？又或者，经过了那么多年，他们还能清楚记得当年发生的事吗？治子对此抱有种种疑

虑。战时的治子还只是个小孩，生活在日本一个小村庄里。随着战争打响，治子被迫与母亲一起撤离。儿时的亲身经历使得治子明白，在战后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中，人们总是对战时岁月讳莫如深。然而，她又很想亲自探究那段记忆很模糊的战时经历。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治子为日本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制作节目时，特意把“战争”作为主题；在研究日本文学时，她也把“战争期间失去的文学”作为研究主题。治子怀疑，其他人并没有像她这样的热情，愿意去探究那段被尘封多年的战时记忆。西奥多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经历战时岁月的那代人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西奥多的父母于“二战”时在太平洋战区相遇相知。他曾研究过日本的军事机构，也调研过战前日本军队的分布区域。研究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很多陆军和海军军官都愿意分享他们的战时经历和生活，西奥多希望通过这些人联系到广大普通士兵、海员及他们的家人。

然而，只是寻找受访者这个过程已经困难重重，这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日本人如何对待其战时经历。事实上，我们的首次采访经历就令人沮丧。当时采访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政治学教授。他是我们的旧识，所以我们对采访抱了很大的期待。我们满心希望他不但能分享他自己的战时经历，还能为我们引荐其他受访者，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他泛泛地对战争作了评论后，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带着显见的不情愿。当时他正上大学，被迫应召入伍。他的家族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想让他躲过征兵令，最终在战争快结束时，他还是被征召入伍，执行海防任务。此时，他的情绪越来越紧张，声音也颤抖起来。他继续说道，1945年7月的一天，他负责看守一个古代海岸炮的炮位。突然，有一名美国飞行员在东京湾降落。那个美国人正朝他的位置游过来，当时还是年轻预备军官的他心里七上八下的。该怎么办？杀了他，还是活捉他？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想得太多了，只见海湾中有艘美国潜艇浮出水面，救起飞行员，然后潜入海底，回到安全地带。说到这里，这名教授停下来，似乎有些喘不过气，然后又说道：“你看，你们能听到的就是这些了，都是些没头没尾、毫无意义的琐事。现在才来讨论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已经晚了。当年身居要职的决策者很多早已去世。”他还向我们暗示，人们的战时记忆已经慢慢褪去，战争年代发生的很多重要、感动的事也都被埋进了历史的尘埃。采访收尾之时，他有些不满地说道：“你们应该多看些书。”此话引起了一阵尴尬。

得知该课题的前提假定遭到质疑，对我们而言，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难道超越历史书上已有的内容，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和聆听战争亲历者们的故事，探寻日本人的亲身经验，这条道路真的行不通吗？经过冷静思考，我们忽然意识到，教授所讲的故事正好透露出战时日本人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当时的日本年轻人如何平衡责任和道德；面临是否杀人这个抉择时，这名教授内心纠结万分；还有他讲故事时忽然想到的，如果他当时杀害了那名美国人，他的生活将会发生何种改变。

于是，我们决定继续这一征程。我们深知8月的日本是进行战时研究最好的时节，而1988年8月成了我们开启课题的一个偶然中带着必然的契机。每年的8月6日和8月9日，即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日子以及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正是人们追忆战争最密集的时刻。电视上会播放相关的纪录片，报纸上会刊登人们回忆战时岁月的文章或书信。各大出版商不约而同地集中在8月开设书展，以追忆战争岁月，展出最新军事特辑；个人回忆录或综合回忆集也通常安排在这个月出版。东京不少影院还会回放战争年代的老电影，以满足老年观众群的需求。

很幸运，我们开始课题时，已经有不少追忆性报道出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其中大多数篇幅很短，或者只是当时场景的一些掠影，聚焦某次危机以及当事人的顿悟或恐惧。普通人的战时记忆沉睡了几十年，如今一些记忆片段得以曝光，如同漫长黑夜突然闪烁的星光。它们坚定了我们信心，我们苦苦追寻的故事就在那里。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故事讲述者。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首三行俳句诗，里面有一句诗暗指战争时节。据此，我们找到了一名愿意开口讲述往事的军中诗人。一则关于某岛屿战役退伍老兵聚会的通知，带我们找到了这支队伍唯一的幸存者。我们看到一名女士发布启事，寻找她的儿时好友，我们据此联系到她，收获了一个亲历战时轰炸的故事。有人发布了一则求助消息，想知道自己兄弟如何罹难，望知情者告知，我们也寻迹而至，找到这个无法释怀的家庭。一则则“二战”老兵去世的讣告，也在警示我们时光飞逝，必须加快步伐。因此，根据种种细微线索，我们开始了搜索亲历者的行动。

采访通常是一对一进行的。事实上，我们也很快明白，只要条件允许，要尽量避免同时采访几个人。小组会议式的集体采访往往因人类认知惰性而倾向于达成共识，我们很难从中捕捉微妙的个体感受。更为显而易见的是，

整个采访过程越隐秘，讲述者就越有自信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大多数采访都由治子完成，西奥多偶尔也会参与其中。我们希望从受访者口中得到他们的个体记忆以及他们对战时岁月的印象。整个采访，我们通常不预设问题，而是给受访者充分的自由，按照他们的思路回忆。每场采访通常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位曾操控“人体鱼雷”的飞行员对治子说：“我以前从来没说过那么多话。其他人一般只会问‘执行自杀性任务是什么感觉？’这样的问题。通常，我还没说出真正想说的话，采访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学着去聆听，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讲述。有些人答应与我们见面，但也坦言他们已经无法确切描述当时的经历，虽然他们也清楚自己有责任把知道的事说出来。当然，还有一些人并不愿意揭开伤疤，勾起不愉快的回忆。这时，采访的气氛可能充满紧张，但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恰恰又弥补了一些空白。的确，欲言又止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噤口十五年

暂且不论我们运用的采访办法。我们选择开始课题是出于一个偶然机会。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日本掀起了一股风潮，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民众愿意讲述战时经历。他们谈论战争岁月时，不仅仅把自己当成一场灾难的受害者，也谈他们以大日本帝国的名义对其他人的所作所为。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逝世，标志着他统治长达63年的昭和时代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特殊时代翻篇。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日子也预示着他们的旧时代逝去，压抑心底多年的倾诉欲望终于蠢蠢欲动，他们希望把自己内心尘封已久的东西释放出来——也许还谈不上认罪，起码是一种吐露。同时，也有部分人把天皇辞世看成是彻底忘却战争、而非反思战争的节点。

美国人恐怕很难想象当代日本人在面对战时经历时的这种纠结而混乱的状态。因为在美国公众认知中，这场战争有明确的开始（即日本偷袭珍珠港）和明确的结束（即轰炸广岛和日本投降）；美国国内随处可见“二战”纪念馆，较为著名的包括夏威夷亚利桑那纪念馆和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硫黄岛战役纪念碑；美国有许多“二战”主题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不乏展现民族自豪感、重温民族记忆的各类公开展览；美国还有众多光荣退伍的“二战”老兵，时刻准备着向公众讲述各大战场的丰功伟绩以及

其间体尝的荣耀和恐惧；当然还有各种回忆战争的影视作品。然而，对日本人而言，这场战争根本不具有上述公共性质。战争期间拍摄的电影几乎从未公映。诞生于这期间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几乎全部被禁，甚至连艺术家、文学家们自己也否认、谴责、批判这期间的作品。艺术家生平简介中，对其作品的介绍往往不提战时作品，仿佛1931～1945年这15年从来没存在过。一些独立制片人作了些勇敢的尝试，试图在电视剧和纪录片中涉及尖锐问题，引发公众思考，但这样的勇者毕竟是少数。银幕上公映的战争题材，依然大多聚焦于盟军轰炸广岛以及日本战败之痛。

日本没有设立相关的国家级博物馆或档案馆，供孩子们了解这场战争，或者供学生自由查阅战争资料；日本并不具备相对中立和宽松的国民环境，供民众研究战时艺术作品、发掘重要珍贵战时照片或者了解当时的日常生活细节。日本一些地方博物馆偶尔会有战争主题的展品，但始终缺乏国家层面的集体努力去保留、积累和从历史角度重构战争记忆。事实上，日本国家层面纪念战争最重要，并且也是唯一的活动就是靖国神社纪念大厅举行的仪式，用于悼念日本战前及战时阵亡将士。由于缺乏客观中立的公共氛围，民众很难全面调查或反思这场战争，不管是今天的学者还是将来想研究战争史的人，大概只能依靠少得可怜的民间素材。

截至今天，战争结束已有半个多世纪。可奇怪的是，日本国内对这场战争竟然没有统一的名称。采访过程中，人们使用“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支那事件”“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的都有，或者有人干脆只解释亚洲战区与“二战”其余部分有何不同。对战争名称的选择，实际上暗示了使用者对战争开始年份的选择，有人把1931年作为战争的起始时间，也有人认为战争始于1941年。名称的选择通常也折射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十五年战争”是个相对偏左的术语，强调战争的帝国主义根源，从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算起。“大东亚战争”通常是如今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者惯用的名称，显示了使用者要么仍然沉浸在战时情景中，要么对作战目标怀有同情。这一术语在1941年12月8日后开始使用，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概念密不可分。“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是日本与西方宣战的一大原因，日本投降后，盟军的官方出版物刻意删去了这一表述。最常用的还是“太平洋战争”，这是盟军占领日本期间使用最广泛的名称，它明确区分了1937年正式开始的日中战争（当时称为“支那事变”）与1941年日本对美英的战争。实际上，

使用“太平洋战争”这个表述，讲话者可以从容规避那些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蹂躏。不过，大多数受访者都笼统地使用了“战争”一词，我们发现每个人对战争开始时间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人在说起“战争”时，甚至指代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冲突，起始于1945年8月9日。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战争”记忆在日本有多么秘而不宣。为本书寻找愿意开口的受访者，意味着闯入“消息源”那个隐秘的世界，打开他们内心尘封已久的战争记忆。有时，我们通过一系列人脉关系才得以暗中接近受访者。也有时，人们会主动找到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但只愿意说他们自己的部分。很多人强调他们只了解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没资格对别人的事情评头论足。

提到采访，受访者们总感觉神秘而紧张。我们采访了数百人，其中大部分人都不确定在哪里进行采访才能感觉自在，才能毫不拘谨地说出自己的故事。多数时候，其实还是引导的问题。有些人倾向于选择最热闹或最冷僻的公共场合。所以，我们会相应地选择坐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的某个角落进行采访；或者，在清静的咖啡馆开始采访。当然，采访对象不同，我们选择的环境也不拘一格。可以是医院食堂，可以是稻田旁的小路上，可以是宾馆大堂或俱乐部里，也可以是只有一张休闲椅的公园里。有些受访者比较开放大胆，愿意把我们邀请到他们的家里，参观其为纪念逝者而专门布置的私人灵堂。他们通常把这样的房间或壁龛，称为“我的秘密花园”或“我的博物馆”，平日里也不轻易让家族成员随意进入。这类空间通常摆设简单，无非是佛龛上放着逝者在战争年代拍摄的个人照片，或者满房间都是与死难者相关的纪念品、资料、书籍、照片、战舰模型、飞机模型、战友亲笔签名的战旗等。信件、遗嘱、泛黄的珍贵合照、诗歌、战时日记、军用笔记，甚至从中国掠夺来的“战利品”都可能出现在这个“秘密花园”中。从南太平洋沙滩上带回来的一瓶沙子、石子，或者从缅甸某座山上捡回来的石头以及来自最近某场战役的物件都可能成为我们采访场景的一部分。

受访者不知该从何处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也不足为奇，毕竟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开始时间并没有形成共识。人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一个局外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当然，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是个例外，因为对于这些事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说法。结果，受访者们大多自创了一套讲述故事的新模式，而不是将个体故事融入已有的叙事框架中。因此，不少故事，特别是

投降年代的故事，总是呈现出某种难以捉摸的随意感。人们会时不时停下来，有时一句话还没讲完，就好像开始质疑他们自己的话，仿佛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些事竟然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又好像他们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是这些故事的当事人。“你不相信我，是吧？”他们常常这样问，然后又笃定地说道：“但这都是真的。”他们往往会在采访结束时，再把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再重申一遍。“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们内心深处对此坚信不疑。”点头认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我们相信”，这份信任足以让他们毫无顾忌地重温过往。

日本视角

对于本书的大多数受访者来说，讲述战时经历这件事本身就很新奇。这一举动破天荒地将他们带回记忆深处，重温那段 70 年都不曾触碰过的战争岁月。几乎每次采访都包含一场不可思议的情绪宣泄。最常见的情绪表达是流泪，因伤心、痛苦、悲伤、爱、委屈，甚至还有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和懊悔。讲述者们或哽咽，或泣不成声，或因啜泣身体忍不住颤抖；还有显而易见的痛苦呻吟，咬牙切齿的气愤。采访的小屋会突然爆发震耳欲聋的声音，受访者苍老而佝偻的肩膀刹那间耸立起来，拳头因愤怒而不由自主地攥紧。采访中鲜有会心的笑声，只有为了缓解紧张气氛而发出的讽刺或自嘲的干笑。说服受访者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其中一个障碍来自于受访者的家人，他们“担心”回忆往事如同在当事人的伤口上撒盐，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有不少受访者大概早就意识到，一旦任其回忆过去，必将“伤筋动骨”，引发剧烈的情绪波动，因此他们本身也害怕谈及过往。可是，当我们感同身受，分享他们的情绪感受，甚至与他们一同流泪时，他们明白无误地体会到了一次难得的情感交流，甚至感激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在他人面前真诚袒露自己的内心。

本书大体按照年代顺序来编排受访者的故事，力图直观呈现日本经验中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规模和过程等各个层面。这场战争虽说是几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但对日本的士兵、海员、飞行员、工厂女工、农妇和工人来说，战时岁月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个体经历。本书的受访者中有将军、列兵、狱警、记者、舞蹈家、外交官，有“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推崇者，